



我和双胞胎妹妹的幸福童年



□李娜娜

这张照片是二十多年前，我和妹妹在老家院子里拍的。

我和妹妹是双胞胎，父母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我们身上。父亲是村里的电工，又做得一手好木工活，家里的经济条件还算不错。每年生日，母亲都会让我们拍照留影，记录我们的成长。其中这张我们的印象最深，那年我和妹妹5岁。

为了让我们照相时穿戴一样，母亲让我们去同村一户人家借太阳帽，我们就蹦蹦跳跳地去借。记得那天穿行在小巷里，为照相奔跑，那种兴奋、骄傲的心情，至今记忆犹新。要知道，那个年代，能年年给孩子照相的家庭并不多。

后来，我们就戴着借来的太阳帽拍了这张照片，我们穿着相同的裙子，只是帽子颜色略有差异。为我们照相的是村里的会计。院子里也没什么好的背景，父母就找来一块淡青色的布，他俩分别拉着一个角，在我们的身后撑起一个布景。顶着夏日的阳光，会计叔叔喊着：“往这里看！”然后“咔嚓”一声，镜头在那一刻定格。

每每看到这张照片，在父母呵护下的快乐童年就历历在目，仿佛回到昨日。

那时，我和妹妹每天都在疯玩。我们最喜欢的游戏是“捉迷藏”。柴火垛、麦秆堆、草丛、麦田、玉米地，到处都是我们的藏身之所。晚上回家，身上总会残留些干树叶、麦秆等。玩的时候不知疲惫，回到家却来不及脱掉衣服就爬到床上，“呼呼”睡了。

小河边的沙滩、石滩也是我们的乐园。我们三五个人，脱了凉鞋埋在沙堆里，光着脚丫跪着挖沙玩，挖出各种各样的沙洞，并给它们起好听的名字。偶尔也会因为记不起鞋埋的地方而哭鼻子。我们乐此不疲，直玩到月亮悄悄爬上山冈，母亲站在家门口喊吃饭，才恋恋不舍地回家；有时，扯着嗓子应一声，还接着玩。直到父亲拿着藤条走来，我们才急匆匆往家走，生怕他的藤条落到屁股上。现在想来，父亲也不过是吓唬我们而已，从未舍得将藤条真的打到我们身上。

家里房后的大山更为我们的童年增添了无穷乐趣。一场春雨过后，山坡的草地上会生成成片成片的形似黑木耳的食用菌，我们提着篮子捡来，母亲会掺上香葱、蔬菜，调成香辣的馅，包成香喷喷的包子为我们解馋。

不用说小河边摸螃蟹捉鱼的快乐，不用说田野里追蝴蝶的美好，更不用说在河边“打水漂”的乐趣，单说跟着父母，躺在田地里望着瓦蓝天空中薄如蝉翼的白云、任想象飞扬的那份享受，就足以令我们对故乡魂牵梦绕。

照片里的童年是家乡美丽的山水赋予的，缤纷多彩，快乐无比。这幸福快乐的童年是我和妹妹后来拥有快乐生活的根源。如今，我和妹妹都已经离开家乡，生活中难免身处逆境，但童年时植根的快乐，让我们拥有了在逆境中猎取快乐的本领。

胡乔杨

□郎纪山

胡乔杨是我幼时的玩伴。

胡乔杨小时候很聪明，四五岁就能在地上用手指写字，字体还很工整，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，村里的人都认为胡乔杨是个神童，父母家人也很自豪，家里来了客人就常常让他写字。这种举动，很容易使人想起王安石笔下的方仲永。因为那时他的同龄人大多连一竖都划不直，更别说写字了。

后来，我们一起入了学。可令人奇怪的是，胡乔杨从小学到初中，成绩平平，在学习上没什么特别之处。

我们上小学时都爱看连环画，也就是小人书。胡乔杨的父亲在公社当干部，家里经济条件较好，零花钱就比我们一般人家的孩子多，买的连环画自然也多，几年下来竟积攒了近百本。所以，常常有一群小伙伴跟在胡乔杨的屁股后面嚷着借连环画看。

胡乔杨所买的连环画内容多是革命战争题材，比如《一只驳壳枪》《海岛怒潮》《黄河民兵》《一个小八路》《烈火金刚》等。那个时候小学生几乎没有课外作业，一放学，一般人家的孩子不是放羊，就是剜草拾柴火。胡乔杨家里没有多少杂活，上头又有几个姐姐哥哥，空闲时就看连环画。看的遍数多了，内容梗概他几乎能背下来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极重视革命传统教育，学校里经常举办一些以革命战争题材为主的诗歌朗诵会、故事会、歌咏比赛等活动，胡乔杨常常代表班级参加讲故事比赛，并且回回拿奖。胡乔杨一下子就成了学校有名的“故事大王”。

胡乔杨很崇拜故事里的英雄人物，就央求邻家会木工的叔叔做了一把木手枪和一杆红缨枪。木手枪漆成黑色，红缨枪的枪头枪杆漆成银白色，枪柄处缠了一圈麻染的红缨子，很逼真。星期天或有月光的晚上，胡乔杨就头戴柳条帽，手持红缨枪，腰束小皮带，斜插木手枪，和小伙伴冲呀杀呀地玩打仗游戏。

胡乔杨常常沉浸在连环画故事情节里，不时产生一些幻想和冲动，对学习就渐渐失去了兴趣，进了教室如同小鸟关进了笼子。好不容易熬到初中毕业，高中没考上，任凭家人磨破了嘴皮，他就是不复读。无奈，父母只好依了他。

十四五岁正是多梦的年龄，于是，胡乔杨就想当兵，实现自己当战斗英雄的梦想，可年龄不到，胡乔杨就无所事事，很苦闷。

一天，胡乔杨在村南边的公路上闲逛，遇到邻村一个叫龚秉安的初中同学，身后还背了个画夹子。胡乔杨问他现在干什么，龚秉安就指了指画夹子说：“在县文化馆学画画儿哩。”说着随手拿出自己的画作让胡乔杨

看。胡乔杨一看很是吃惊，暗想：这么笨的龚秉安竟画出这样像回事的画儿！连声说：“不简单！不简单！”

胡乔杨决定也去县文化馆学画画。

县文化馆的培训班是短期的，时间大概有半年，分普通班和提高班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，胡乔杨进步很快，临摹、素描、速写很有些章法。老师常常把他的习作在课堂上讲评、展览。胡乔杨很受鼓舞，一到星期天，就约上龚秉安去集市、澧河边、舞钢的山上写生。

胡乔杨为了画出点儿名堂，就习读一些绘画理论，揣摩名人画作，一盯就是大半天。可惜知识薄浅，理解不了。几年下来，虽很用功但收获不大，几乎是原地踏步，他很苦恼，觉得这行当“水”不是一般的深。

于是，胡乔杨就想放弃。

一次，胡乔杨进城办事，获知培训班的一个同学近几年专攻农民画，作品获得了国家级大奖，风光着哩！就下定决心也专攻农民画。

胡乔杨的村里有个老教师，年轻时爱好写作，很有些功底。为了拓展视野，启发灵感，胡乔杨就常常找他交谈。自古文画不分，创作一理，慢慢地胡乔杨就摸索出了门道，学会了如何观察生活、思考生活，获得创作灵感。没多久，胡乔杨就创作出了充满乡土气息的画作《小院夏夜》《奔梦》《五月人倍忙》《除夕》等，并在市、县画展上获奖。

胡乔杨画画出了名，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说：三岁看老，这话一点都不假呀！

现在市里县里很多酒店、宾馆特别是农家乐饭店里，都挂着胡乔杨的画作。



“为小人物立传”栏目征稿：

大千世界茫茫人海，千千万万小人物组成了广阔的社会生活。请用文学笔法为身边的小人物立传，抒写他们的光荣与梦想，他们的价值坚守、责任和担当，让小人物的光芒被文字擦亮。征文要求写真人真事，最好配有照片。

投稿邮箱：13938039936@139.com

◎家庭纪事

槐花饭

□郑曾洋

周末回老家看望父母，刚进村子，就闻见一股素雅的清香。是槐花开了！到了胡同口，见院墙外那几株槐树，槐叶如翠似玉，雪白的花瓣一串串一簇簇，在春风中摇曳，一阵阵清香随风荡漾。

这清香的槐花，不由得勾起我肚里的“馋虫”，想起以前最喜欢吃的槐花饭。

小时候，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，也就到了老百姓说的“青黄不接”的时刻。人们常常到地里挖荠菜、白蒿、鸡蛋棵等野菜，或者采摘枸桃穗、榆钱、槐花，变着法子做成饭菜哄饱肚皮。这些难忘的饭食中，我觉得数槐花饭最好吃。每到槐花飘香时节，父亲就带我和弟弟去捋槐花。父亲特别擅长爬树，他爬树从不脱鞋子，而是双手抱着树干，手脚并用，衣服都不挨树身，“蹭蹭蹭”一会儿就爬到树上，一手抓着枝干，一手去摘槐花。槐花一般都开放在高高的树枝上，枝上还有刺，摘起来既麻烦又危险，父亲就挑选那些花繁枝嫩的树枝折下来，扔到地上，我和弟弟在下面捋槐花。槐花捋回来后，妈妈把槐花淘干净，放上盐，拌上面粉，上笼蒸熟就可以吃了。吃的时候浇点醋，拌上蒜汁，如果在鏊子上焙熟或者在铁锅里用葱油炆炒，味道就更好了。吃到嘴里，槐花清香扑鼻而来，让人垂涎，吃一口就舍不得放下筷子。

那时候人们吃槐花是出于无奈，如今人们吃槐花却是图新鲜、改口味。鸡鸭鱼肉吃腻了，反而迷恋槐花的天然清香。就像我现在，好饭好菜不想吃，看着满树槐花，就想着赶紧吃上诱人的槐花饭，也让年迈的父母尝尝儿子的手艺。

进了家门，看到父亲正在水龙头前淘槐花呢。父亲老了，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，蹭蹭蹭就能爬到树上，这些槐花是他用一根绑上镰刀的长竹竿，把槐花整枝折下来的。我连忙帮父亲淘完槐花，拌油，放上盐和调料，拌面，在平底锅里焙熟，捣好蒜泥拌上，这样做出来的槐花饭香酥可口，味道鲜美诱人。做好后我们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前，吃着美味的槐花饭，忆过去，谈现在，说说笑笑，热热闹闹。槐香阵阵，唯愿生活一直这般美好。

非虚构微故事

记录生活百态

